

德山艺术空间
DESHAN ART SPACE

天工开物

T'IAN-GONG K'AI-WU

举轻若重 积健为雄

文/殷双喜
By Yin Shuangxi

LIFTING THE LIGHT AS IT IS HEAVY, AND GATHERING GREAT STRENGTH TO FORM A VIRILE SPIRIT

关于李红军、李洪波、王雷纸媒艺术展

ABOUT THE EXHIBITION OF LI HONGJUN, LI HONGBO, AND WANG LEI

自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以来，我一直强调艺术语言创新的重要性。现实社会中永远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是文学、电影、戏剧等不同门类的艺术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那么，视觉艺术家要解决的特殊问题是什么？在我看来，这只能是艺术语言的问题。当代艺术中的差异，主要是一种视觉表达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来源于

艺术家的观念和题材、图像，更来自于艺术家所采用的材料、媒介与表达方式。

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一直以思想主题和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以对主题性阐释的深度和批判性的强度介入为价值评判标准。89以来的当代艺术，也是用现代艺术的手段和语言表达

艺术家对社会变革的一种敏锐和反应。在当代艺术中判断一个作品的价值标准的时候，我们经常游离于艺术家的社会批判指向和他的语言表达水平之间。我对纯粹的、技术性的、语言性的艺术家始终抱有期待。有人会说没有纯粹语言性的艺术家，艺术就是一种综合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有社会性、批判性的艺术家，可以不谈他的艺术媒介和语言技巧。

不久前徐冰接受一个访谈时说到“艺术的深度”。他认为“这个艺术的深度实际来自艺术家用自己寻找到的艺术语汇，处理与自己身处的现实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处理技术的高下体现出艺术的高下”。西方人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主要是因为这些艺术中反映出大量的中国现实的信息，但是这并非艺术。很多艺术家觉得自己重要，获得很多国际关注，并且在商业上很成功，但事实上别人对你的关注并不是由于你在艺术语言上对人类的当代艺术有所贡献。

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应该重提“实验性”。这种实验性，就是在艺术表达方式方面的实验性，也就是在艺术语言和方法论层面的实验性，这是艺术家的力量所在，也是他在艺术史上获得认可的根本所在。正如徐冰所说：“艺术家的本事是要对这个时代有种超出一般人的认识，而又懂得转换成过去没有的，一种全新的艺术语汇来表达的能力。”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许多艺术家越来越成为一个演员、一个符号。从活生生的艺术创造者成为一种市场商标，他们被划分为各种等级，在不同的场合被要求出场。当代艺术在今天越来越多地具有某种仪式化的意义。和20年前相比，我们的社会富有了，但是当代艺术的状况并不理想。在当代青年艺术家那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艺术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虽然青年艺术家在生活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有相当多的艺术家还是在艺术语言与表达方面寻求创造与变化。能够越过材料的限制进入到一个更为开阔的探索天地。

在我看来，李红军、李洪波和王雷的作品，通过对纸媒的运用，

探讨蕴藏其中的“物性”，从而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感受。在这里，每一个单独的物的模仿是写实的，但是不同的纸媒材料的组合是主观化的，作品显示出李红军、李洪波和王雷活跃的独立思考，即对于人与自然、生活用品和艺术作品的差异的认识。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的形象与自己的创造物交织在一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不再去思考其中隐而不露的存在的奥秘。而李红军、李洪波和王雷将“纸”这一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发明，经过解构和重组后，再现于我们的眼前，使我们在惊异之余，对其加以关注和思索。

环顾我们的周围，作为文化交流媒介的纸，对于我们的生活，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而又不为人察觉，它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交流。作为物质材料的纸，它无处不在而又不为人所重视，表明人与物的关系并不取决于物与人的距离，大多数人对于身边之物，只是使用，并不观照，这样人身处物中，与物的关系并不亲近。只有我们走向物体，才能敞开物性，领悟存在，海德格尔指出：“走向物，就是从描述中抽身，走向回答和回忆的思考。”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们依照物品的节奏生活，并受制于它们的生产 and 消费。

李红军说：“艺术家并不是以‘物质’为最终追求目的，而是借用‘物质’的形式去实现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观照。所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坚持现在的创作思路，在自己的视野、经验、知识中寻求表达，特别是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并以自己的眼光和方法关注与精神层面相关的问题。”李红军使用纸材所创作的一系列纸媒装置，如《自己》、《里外》、《偏移的纸片》、《空洞》、《膨胀的纸片》等，都是围绕一个纸质头像，探索发现纸媒雕刻与立体剖切语言的极致。我们可以把纸质头像看做李红军对现实中的自我与虚拟自我之间的讨论、对比和交流。李红军在中国民间美术中剪纸的叠刻中发现了一种立体的造型语言，着重于研究对叠压纸的剖切造型所产生的复数性、正负性，以及形象的偏移和叠加。

01 展览现场

02 空洞之一 纸 李红军

03 空洞之三 纸 李红军



02



03



04 游离 纸 李红军
05 旋转的头像之二 李红军
06 旋转的头像之三 李红军

而李洪波和王雷在纸媒材料的语言探索和运用方面，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不断探索这一语言方式的丰富表现力。李洪波着力于开发早年熟悉的纸做的儿童玩具，探讨通过折叠和连结、延展所形成空间的可能性。李洪波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代感，他以娴熟的折叠技巧和对纸质材料的特殊敏感，在空间中展开构想。将柔弱的纸质媒材，不断延展为富有生命力的爬行动物，自由地流动，最终组合成为具有奇异感觉和强大视觉冲击的空间装置。

王雷将不同色彩的纸先行撕碎，再搓出纸条，运用编织的概念，重新结构出新的形体与物品——不同样式的现代人想象中的古代服装，从中获得观念的对应表达。王雷的作品散发出一种中国的文

化气息，这是蕴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温柔含蓄的素朴诗性。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王雷的作品，我对艺术家使用纸材对于中国传统服装的复制产生了思考和兴趣，这种对传统服装的复制，是对传统服装所代表的古代文明的赞颂，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我们认识生活世界的“非真实”呢？

李红军、李洪波和王雷的艺术，去掉既定的形式，回到感性的原点，尊重自我感觉，开放心灵的空间，达到了超越媒介的重构。他们的实践告诉我们，艺术观念只能寓于实物，通过艺术之手来实现。艺术家的文化直觉，既是对材料的直觉，也是对浩繁手工制作的体验，它们构成了艺术品的重要方面。艺术家可以在与材料持续



- 07 今古奇观NO.2 报纸 王 雷
- 08 手纸手纸 卫生纸 王 雷



07

的对话与制作之中，达到忘我的境界。

李红军、李洪波和王雷三位艺术家对于纸媒材料的研究和运用，看来只是发现了一种常人熟视无睹的艺术材料（当然我们可以说，中国画画家对于宣纸的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实表明了当代艺术中一种新的趋势，即对于“物”与“材料”的重新审视。在古德语中，“物”这个词意味着聚集和统一，特别是对于考虑言说中的事情，一种争议的聚焦。对于李红军、李洪波、王雷这样的艺术家来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不是对于纸的运用的技术，而是对于纸的运用的文化视野。即他们对于纸质媒材的选择，作为一种对物的选择，正是表现了现代人对物的意义的把握，是重新敞开心对于物的关系，

回到事物本身去，回答生命的原始呼唤。

李红军、李洪波和王雷的三人联展，向我们展现了某种趋向性的新东西，即青年一代艺术家开始走出意识形态化的图谱表达和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更加沉潜于艺术语言的探索 and 新的表达方式的实验。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以后，面对新的十年开始，我们期待着一批真正有自主创造性和艺术想象力的艺术家的成长，期待他们超越名利，做出一些更有意思的作品来。在当代艺术狂热浮躁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艺术的自身问题上。□

（殷双喜《中国雕塑》主编、中国雕塑研究中心主任）

